



酒泉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研究文集

主编◎杨永生

JIU QUAN WEN HUA YI CHAN
BAO HU LI YONG YAN JIU WEN JI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酒泉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文集 / 杨永生主编.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226-04436-0

I. ①酒… II. ①杨… III. ①文化遗产—保护—甘肃省—文集②文化遗产—开发—甘肃省—文集 IV.
①K29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5938 号

责任编辑: 马 强

封面设计: 苏金虎

酒泉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文集

杨永生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37.75 插页 4 字数 676 千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500

ISBN 978-7-226-04436-0 定价: 9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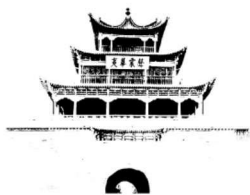
悉心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杨惠福

文化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文化遗产便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沉淀的文明胎记,弥足珍贵。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急剧转型,人们对环境条件的改善愿景以及对精神生活的深层次追求,文化文物工作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文物保护事业便在艰难中奋力前行,逐步赢得了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显著提升。

酒泉市辖肃州区、金塔县、玉门市、瓜州县、敦煌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国土总面积 19.2 万平方公里,有汉、蒙、哈萨克、回等 40 个民族,总人口 110 万人。首府肃州区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酒泉是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古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在这块神奇的大地上,诞生了敦煌文化和飞天艺术,戈壁绿洲、瀚海沙漠、史前聚落、古郡重镇、丝路古道、关隘要塞、长城烽燧、石窟寺庙、石室文书、流沙坠简等,构成了酒泉绚丽多彩、底蕴深厚、大气磅礴的历史画卷,并以其独特的“酒泉文化”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人就在酒泉北部马鬃山明水地区发现过旧石器时代遗存;20 世纪末,在玉门昌马一带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遗址。由于这些发现缺乏相应的实物资料予以佐证,故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20



世纪80年代末,甘肃省考古研究所专家在肃北县马鬃山明水地区考察时,在下霍勒扎德盖附近一细砂层中发现了三件明显经过人类打制的石器。通过对这三件打制石制品的性质分析,结合当地地层的堆积状况,考古学者初步断定这里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末期的一处文化遗址,距今约5万年至1.2万年。由此证明,酒泉是中国早期出现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

酒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独具特色。肃州区境内已发现西河滩、干骨崖、赵家水磨、下河清遗址;金塔县缸缸洼、火石梁、羊井子湾遗址;玉门市火烧沟、砂锅梁、骗马城遗址;瓜州县鹰窝树等数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劳动生产和狩猎工具、日常生活器物等,为研究酒泉历史的发展,提供了珍贵而翔实的实物资料。尤以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和酒泉西河滩遗址发现的四坝文化极具代表性。

自汉唐以来,敦煌一直是中原通向西域、中亚以至欧洲的“咽喉之地”,被誉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中原文化、佛教文化、西亚、中亚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敦煌文化。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包括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敦煌西千佛洞,玉门昌马石窟等十余处石窟寺在内的敦煌石窟艺术绚丽多姿。在莫高窟第16窟甬道藏经洞(即第17窟)内发现的5万多件古代文书经卷,震撼了20世纪初的世界学界,因其巨大的科学、历史和学术价值,形成了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学。

甘肃是中国彩陶艺术的故乡。甘肃彩陶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端,终于青铜时代晚期,历经5000多年的漫长岁月,是中国彩陶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酒泉的彩陶艺术同样绚丽多姿。根据考古发掘得知,区域内有明确证据的彩陶文化最早遗存,是马家窑文化晚期马场类型,即后来逐步演变为青铜时代的四坝文化。在东部地区彩陶文化开始日渐衰落之时,这里的彩陶文化却依然繁荣。酒泉西河滩遗址、玉门市火烧沟遗址是这方面的代表。特别是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彩陶器物。这些彩陶多以夹砂陶为主,大多为黑彩,有一定数量的红彩,盛行紫红色陶衣。彩陶纹饰主要有三角纹、蜥蜴纹、回纹、条带纹、折线纹、网格纹和圆点纹等,内涵丰富,特色鲜明。

酒泉境内出土的汉简举世瞩目。著名的居延汉简、悬泉置汉简、敦煌汉简和玉门花海汉简的出土,声震学界,影响深远。这些汉简总数达5万多枚,占据了国内出土汉简总数的绝大部分,是名副其实的“简牍之乡”。由于当地气候干燥的因素,这些汉简在经历了几千年后仍保存非常完好,对于研究汉代酒泉地区的历史、政治、

文化、社会、民俗、军事、人文等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文字记录。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曾说：“就甘肃出土的汉简的价值而言，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

酒泉是甘肃省长城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境内汉、明长城总长为 823.5 公里，其中，汉长城 742.9 公里，明长城 80.6 公里。明长城主要分布在肃州区和金塔县；汉长城主要分布在金塔县、玉门市、瓜州县和敦煌市。特别是汉长城，因酒泉一带干旱少雨的荒漠气候，虽历经千年风雨，依然保存延续至今。长城沿线的阳关、玉门关、东大湾城、西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遗址等关隘城障，是研究我国古代酒泉乃至河西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十分重要的物证。

丝绸之路集商贸流通与文化交流于一体，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友谊之路和开放之路。酒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和重要纽带，在古代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遍布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考古发现、民俗风情、传说典故等，是诠释历史的重要凭证。在 2006 年 8 月中国与中亚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启动实施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行动中，酒泉市的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和玉门关遗址正式进入国家申遗名单，就是最充分的体现。

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酒泉大地上，沉淀和保存了各时代、各民族的诸多精美文物。这些珍贵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智慧创造的结晶，更是了解酒泉历史、政治、文化、经济、民俗发展的一部鲜活的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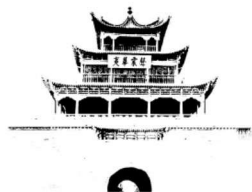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酒泉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酒泉市文物管理局的同仁们，组织编辑了《酒泉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文集》。这个文集既有代表性地选编了省内外文史、文博专家研究酒泉文化遗产的论文，又有市、县文博人员潜心研究地方文物、博物馆文物文化的文章；既有酒泉文博系统已故老文博专家的研究文章，也有近年来年轻文博工作者的钻研习作，是全市文博科研论文的一次集中汇集和检阅。我相信这个文集的出版，既是全市文博工作者的业务学习参考书，又是酒泉文博系统对外交流宣传的重要学术著作，对促进全市文物保护工作，实现全市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系甘肃省文物局局长、研究员）

目 录

史地探赜

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价	顾颉刚
两关遗址考	劳 干
两关杂考	向 达
西汉玉门关、县及其长城建置时序考	赵评春
新玉门关考	李正宇
汉敦煌郡广至城新考	李正宇
汉敦煌郡冥安、渊泉二县城址考	李并成
敦煌史地杂考	阎文儒
敦煌地理及历史沿革	褚良才
简论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	张德芳
锁阳城的历史演变	王北辰
锁阳城探源	刘兴义
关于锁阳城遗址的几点初步认识	何双全
锁阳城遗址形制及相关遗存初探	李宏伟 谢廷明
锁阳城的历史变迁及现代生态环境保护	李春元
西河滩遗址发掘主要收获及其意义	赵丛苍
酒泉西河滩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赵建平
汉代酒泉郡九县位置新考	刘兴义



酒泉古城墙历史考述与调查	杨永生 郭辉军
古酒泉城建修史考订	刘兴义
肩水金关的历史地位	陶玉乐
居延汉简的考古与史学价值	桂 霞

文物考古

河西走廊西部汉长城遗迹及其相关问题考	李并成
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王宗维
魏晋河西墓室壁画的艺术特色	孔德众
河西魏晋墓室少数民族形象浅析	李怀顺
敦煌出土画像砖综述	殷光明
读《西峰宝刹碑记》札记	吴浩军
陶公新建昌马河大桥碑记考释	吴浩军
肃北大黑沟摩崖石刻考释	吴浩军 李春元
小土山墓葬的考古发掘及墓主人身份初探	范晓东
小土山墓墓主考	冯明义
西凉国主李暠墓考略	赵建平
西凉国王李暠在酒泉的历史功绩	郭大民
酒泉魏晋时期农业生产发展浅述	赵建平
新莽币制及酒泉出土的新莽钱币钱范赏析	赵建平 段应君
甘肃瓜州县浪柴沟发现的陶制钱范考证	段应君
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批简牍涉及的相关问题	李岩云
敦煌汉简相关问题补遗	李岩云
敦煌一棵树烽燧新获简牍考释	石明秀
敦煌西湖一棵树烽燧遗址新获简牍之考释	李岩云
敦煌隋代舍利塔始末	赵建平
关于西汉的纸的思考	李岩云
敦煌博物馆馆藏的二篇清代皇帝诏令	李岩云
敦煌出土的玻璃耳珰	苏惠萍
略谈敦煌汉代至唐出土的镇墓神物	萧 巍

敦煌出土五凉时期的镇墓罐	苏惠萍
浅谈金塔汉晋墓出土的衣物疏	陶玉乐
试析敦煌古代墓葬中龟的形象	张海博
敦煌唐墓出土的模制伏龙砖	苏惠萍
敦煌唐代的“伏龙砖”与“伏龙法”	张海博
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	萧 巍
敦煌出土的肖形印	萧 巍
敦煌旱峡沟南口遗址发现彩塑佛像	吴荣国 荣红梅
浅说敦煌出土的灶	萧 巍
从出土文物看我国古代纺织技术	萧 巍

地 域 文 化

酒泉地名与酒泉酒	汪受宽
酒泉地名来历有五说	吴浩军
酒泉鼓楼	冯明义
酒泉钟楼寺原貌回忆	陈能智
酒泉文物考古上的一次重要发现	冯明义
酒泉丁家闸五号壁画墓内容简介	吴初骧
《肃州八景》注释	刘兴义
酒泉刘萨河资料辑释	吴浩军
石包城的历史、审美价值及旅游开发策略	吴浩军 韩 梅 徐军新
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酒泉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价值与对策分析	杨永生
居延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分析与路径选择	杨永生
简析酒泉境内长城资源的文化价值与保护对策	杨永生
玉门火烧沟遗址的文化内涵	王 璞
玉门火烧沟陶坝初探	尹德生
简述酒泉魏晋墓画像砖艺术	王 昱
酒泉果园墓群及其文化内涵述略	张建品 范晓东
从出土文物看酒泉古代文化的多样性	吴新荣

酒泉高闸沟魏晋墓出土的画像砖浅论	张金莲 许 晶
敦煌历史文化的内涵、比较优势和特色论略	李并成
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现状与对策	杨永生
浅谈敦煌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原因	苏惠萍
略述敦煌历史上的民族活动	张海博
敦煌胡俑与丝路贸易	苏惠萍
瓜州东千佛洞西夏壁画艺术	李宏伟

文博工作

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亲历记	荣恩奇
博物馆在文化承传和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纪永元
肃州区博物馆藏敦煌写经	王保东
酒泉市博物馆文博工作二十年	田 晓
探寻酒泉文物安全工作的新路子	王 昱
肃州区博物馆馆藏文物腐蚀受损原因分析	高文佳
肃州区博物馆馆藏文物健康评估报告	高文佳
讲解员——陈列展览的传声筒	张金莲

后 记

史地
探蹟





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价

北京大学 顾颉刚

昆仑,在中国古书中最早见于《山海经》,是一个神话传说的神秘区域。究竟在哪儿?虚无飘渺,难以琢磨。汉武帝开拓西疆后,根据出使西域回来的使臣写的报告,并查考古图书,把于阗南山定为昆仑,可是却为司马迁所否定,认为这里根本不是《山海经》、《禹本纪》里所说的昆仑。过了四百多年,前凉张骏又依从酒泉太守马岌的提议,定酒泉南山为昆仑。这是昆仑的第二次实定。这次实定是怎样形成的?它的价值又怎样?这是需要探索和评定的。

汉武帝开拓边疆,置立初郡,把文、景以来的积蓄都用光了,只得和兴利之臣桑弘羊等计划经济政策,吸收民间财富,弄得许多商民都破了产。从此人们怨恨汉朝,咒诅它早亡,造出种种灾异的现象和说法,想把王室逼倒。平帝之世,王莽当政,他想攫取汉朝的天下,就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替自己找祥瑞来买服人心。他既北化匈奴,南怀黄支,于是想到了西边。《汉书·王莽传》说:

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宪等奏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问良愿降意,对曰:“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熟,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蛰(茧)不蚕自成,甘露从天降,醴泉自地出,凤凰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莽复奏,……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卷九九上)

这是元始四年立西海郡的由来。鲜水海,即青海。允谷,在今青海兴海县,即大河坝。青海境内最大的盐池是柴达木盆地里的达布逊湖;这里所谓盐池,当指都兰

以东的茶卡(茶卡,藏语盐池)。羌人受了王莽的笼络,把青海一带的平地美草完全献给中央。因为汉朝早有了东海、南海、北海郡,所以把这块新地方唤作“西海郡”。所谓“西海”,无疑地就是青海。醴泉,本为昆仑所有。“禾长丈余”和昆仑上长五寻的“木禾”也相近。“不种自生”,又与《海内经》说稷葬处“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一样。这不是把《山海经》中的想像做一次具体的表现吗?

王莽自从立了这西海郡,居然从那里获得了有名的瑞应。居摄四年(7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讨莽,莽于是模仿了《尚书》里的《大诰》作成一篇新的《大诰》,历述自己维护汉室的苦心,其中说:“太皇太后……配元生成,以兴我天下之符,遂获西王母之应,神灵之征。”(《汉书·翟方进传》)孟康《注》:“民传祀西王母之应也。”他所谓民传祀西王母事见于《汉书·哀帝纪》:“(建平)四年(前3年)春,大旱,关中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传行西王母筹”恐即近日“幸福连锁”的意思,得到人家送来一筹时就自写十筹分送。为祠西王母而持火上屋,击鼓号呼,又大类义和团的祠黄莲圣母。可见汉代民间对于西王母崇拜是何等的热烈。不过太皇太后(元后)所得的“神灵之征”一定是极贵重的,远非民间的福应可比,只恨《汉书》没有说出,后人也无从想像。下面又说:“太皇太后临政,有龟、龙、麟、凤之应,五德嘉符相因而备,《河图》、《雒书》远自昆仑,出于重璽。古讖著言,肆今享实。此乃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同上)这是说自从平帝即位,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王莽秉政之后,各种祥瑞都来了。《河图》、《雒书》从前但有传闻,现在竟从昆仑和重野实现了。颜师古《注》:“昆仑,河所出;重璽,洛所出,皆有图书,故本言之:璽,古野字。”可见这个《河图》是由昆仑山下的黄河里出来的。这真是第一等的瑞应,是皇天上帝要王莽成就大功业的最亲切的表示。可惜《汉书》里对于这个宝贝东西也没有详细记载,任它作了一现的昙花!

东汉初年,王充作《论衡》,在《恢国篇》里说:“孝平元始……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愿等献其鱼盐之地,愿内属。汉遂得西王母石室,因为西海郡。周时戎狄攻王,至汉内属,献其宝地,西王母国在绝极之外,而汉属之,德孰大?壤孰广?”这是“西王母石室”一名的初见,这西王母石室是西海郡里的一个奇迹,所以王充虽是东南人,也觉其值得夸炫,就取它来量度周、汉两代的短长了。

第二个记载这事的是班固,他虽然跟着司马迁,不信于阗南山为昆仑,在《汉书·西域传》里绝不提起这一名,可是他在《地理志》中却又两次说着。他道:“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





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这里所说的,除了湟水以外都是临羌县“塞外”的山川景物。临羌的塞外,西北有西王母石室,正西有弱水祠和昆仑山祠,当然是《山海经》里的神话区域。这些地方,王莽时本在西海郡里面,但王莽一失败,羌人就夺回去了。汉临羌故城在今青海西宁县西。允吾亦金城郡属县,在今甘肃皋兰县西北。湟水流经临羌北,东南行到今永登县境东南近皋兰处入黄河,故云“东至允吾入河”。仙海,即鲜水海,“仙”与“鲜”是同音字,“青”也是一声之转。须抵池,不详所在;按今布尔汗布达山之南,巴颜喀喇山之北,有阿兰泉、托索湖等湖泊,恐即在此。弱水,按《大荒西经》所说,本是环绕昆仑的,两地所去必近。但《地理志》不说是“弱水”和“昆仑山”,而说“弱水、昆仑山祠”,见得只是两所祭祀山川的庙宇,那么,真的山川在哪里呢?临羌的西北是祁连山脉,其正西偏南是巴颜喀喇山脉,是不是西王母所在或其神话中心在祁连山,而弱水和昆仑所在或其神话中心在巴颜喀喇山呢?这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地理志》又说:“敦煌郡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汉广至故城在今甘肃安西县之西,疏勒河之南。“障”,有壅塞阻隔之义。《史记·酷吏列传》:“居一障间”,《正义》:“障谓塞上要险之处,别筑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盗也。”又通作“鄣”,《匈奴列传》:“筑城鄣列亭。”《正义》引顾胤云:“鄣,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这可以知道昆仑障是一个堡垒之名。这个堡垒为什么要以昆仑为名?想来不出三种原因:一是筑在昆仑山上;一是山上有昆仑祠;再则或因它有如昆仑的特高,所以取这个嘉名来形容它。究竟哪一个说法最有可能性,因为本条文字既少,又没有别的材料可以证明,所以现在无法断定。《后汉书·明帝记》说:“(永平)十六年(七三年),伐北匈奴,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庐城。”李贤《注》:“既破呼衍,即其地置宜禾都尉以为屯田,今伊州细河县伊吾故城是也。”唐伊吾即汉广至,这文说明了所以设置宜禾都尉的原因。《汉书·地理志》里本来有很多东汉材料的。

晋高阳王睦的长子司马彪,武帝泰始中任秘书郎,他笃学不倦,接受了班固的规模,起于光武,终于献帝,作成《续汉书》八十篇。后人因为他的书有志,范晔的《后汉书》有纪、传,拿来并作一部书。他的《郡国志》里说:“金城郡临羌:有昆仑山。”这是确定昆仑在临羌县境内的,只怕他误读了《汉书》。昆仑即使在那边,也只会是在临羌的塞外而不会在临羌的县境啊!

其后酈道元作《水经注》,在《河水篇》说:“(河水)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南](北)有湟水,出塞外,东径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盐池北。故阡驷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这条文字当由《汉书·地理志》抄来。但《汉书》只说“临羌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他却安排在湟水流域,正同《郡国志》一样,把塞外地方拉进了内地。可是,

青海哪会在湟源之东?湟源东又哪里有盐池?所以清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残稿》驳他道:

仙海,即西海,今日青海,蒙古曰库克诺尔。盐池在其西南,蒙古曰达布逊诺尔。“库克”谓青,“达布逊”谓盐,“诺尔”则积水之名也。今湟水出青海东北,实不径青海、盐池之北。《汉·志》:“北则湟水所出”,盖指县北言之,与上“西北”一例,非蒙上“仙海、盐池”也。邴氏偶失检耳。(卷二)

读古书真难,一不小心就弄错。不过《水经注》总是一部古代地理材料的总汇书,这里既在“石室”之外多出了“石釜”,又在白土川水下说:

河水又东北会两川,右合二水。……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山峰之上立石数百丈,亭亭桀竖,竞势争高。……其下层岩峭举,壁岸无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因谓之“积书岩”。岩堂之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矣。……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曰“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谓之“唐述窟”。……《秦州记》曰:“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藏古书五笥。”

这些地方是在甘肃临夏以西,青海循化、化隆一带。《晋书·地理志》,金城郡有白土县,即此。那边悬崖上洞窟特多,称为石室,神人往还及积书等传说由此而起。羌人只知有神和鬼(这正与《山海经》合),而不知有仙,所以称之为鬼山和鬼窟。这种鬼窟有极高大的,《汉·志》里的“西王母石室”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大荒西经》说西王母“穴处”也因于此。《汉·志》于临羌的西北塞外,先言西王母石室,再说仙海,再说盐池,分明顺了由东往西的次序而写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西王母石室是在青海之东,湟与河二水之间。按着现在疆域,当在海晏县和辉特旗附近。

祁连山虽然在汉分划了河西四郡和金城郡,在今分划了甘肃、青海两省,但山南、山北的居民都是羌人,从种族的眼光看来只是一区。这一区里,看《汉书·地理志》所记,该是有昆仑的。所以到了公元四世纪,就有马岌起来,把昆仑实定在祁连山。

自从汉武帝实定于阆南山为昆仑之后,历四百余年,在五胡乱中,河西为晋凉州牧张轨所据,传子及孙,俨然世袭的大国,后人称她为前凉。张轨的孙张骏即位,被众推为凉王。崔鸿《十六国春秋》道:

魏昭成帝建国十年,凉张骏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





焕若神宫。”又“删丹西河名曰弱水，《禹贡》昆仑在临羌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国家无穷之福。”骏从之。（《〈史记·秦本纪·司马相如列传〉正义》所引，其辞未完；自“宜立西王母祠”下，以《晋书·张轨传》文补足）

按这里所记年代有些错误。张骏即位于晋明帝太宁二年，三二四年。卒于晋穆帝永和元年，三四五年。代什翼犍建国十年为晋永和三年，三四七年。那已是骏子重华二年；故此事如发生在张骏的世里，必当在建国八年以前，不能在十年。酒泉南山即祁连山的一部，在这山上也有西王母的石室，称为“王母堂”，装饰得非常美丽，又有弱水在附近，又离临羌的昆仑祠和广至的昆仑障都不太远，所以马岌以为这山显然是古书里的昆仑。他既提出这实际的证据，可和《汉书·地理志》相互证明，所以张骏也就依从了它，立了西王母祠在那边，定这山的名称为“昆仑”。

这是昆仑的第二次实定。隔了三百年光景，唐李泰作《括地志》，就写道：“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凡书中提到昆仑的必引马岌、李泰之言，于是这一说因为有了经典的根据，它的力量竟超过了汉武帝所定的。不过张氏也觉得有一点不妥当的地方，就是昆仑必和黄河发生关系，而这里竟找不到河源，所以他只定它为“小昆仑”。他在《史记·秦本纪》注中说：“按肃州在京（长安）西北二千九百六十里，即小昆仑也，非河源出处者。”他替酒泉昆仑谦居于“小”，隐然以河源所出的为大昆仑，似乎过得去了。可是这“小昆仑”一名，从前已给人用过。晋张华（？）《博物志》道：“汉使张骞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滨有小昆仑，高万仞，方八百里。”（卷一）。张骞是否到过大秦不必论，大秦即罗马，大秦的小昆仑是欧洲第一高峰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mt.Blanc）吗？是纵贯希腊的班都斯山（Pindusmts）吗？这也不可知，但这个小昆仑和那两个大小昆仑实在隔得太远了，究竟能不能发生关系？到了清代，毕沅作《山海经新校正》，说：

张守节云，“肃州即小昆仑，非河源出者”，后世皆仍其误。考《博物志》云：“汉使张骞度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滨有小昆仑。”则古以“小昆仑”为是大秦国之山。肃州之山为《夏书》、《山海经》“昆仑”亡疑也。（卷二）

他虽不信酒泉昆仑是“小昆仑”，但确信它是《禹贡》和《山海经》里的“昆仑”，所以他说：

（昆仑之丘），山在今甘肃肃州南八十里。……古言昆仑皆是西北，去中国亦止数千里耳。《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郑君注《尚书》引《禹所受地说》书云：“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说文》云：

“丘字从北一，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汉书》云：“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大夏者，《春秋传》所言实沈之迁，在山西境：“昆仑之阴”，《吕氏春秋》作“阮隃之阴”。案阮即代郡五阮关，隃即西隃雁门，见《说文》，亦在今山西。山西西接陕西以至甘肃，皆在西北，以知此之昆仑在肃州。……自《十洲记》、《遁甲开山图》以下多有异说，故《水经》亦云“去嵩高五万里”。无稽之谈，盖不取云。（卷二）

他要在域内寻昆仑，使得《禹贡》雍州和《山经》西山和昆仑都可以在甘肃境内得到实证，在势只有酒泉这一个最为近情，所以他对马岌之说十分愿意接受。又“小昆仑”一名，在张守节前，郭璞也已用了。《海内西经》郭《注》：“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山。”又道：“此自别有‘小昆仑’也。”

郭意以海内的昆仑为小昆仑，海外的昆仑为大昆仑。毕氏辩之，云：“郭以为小昆仑，非。《博物志》云：‘汉使张骞度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滨有小昆仑。’则是肃州之山乃古之昆仑，小昆仑在海外，郭说正相反。”又《大荒西经》“昆仑之丘”下，毕氏也说：“此肃州昆仑也。”他把《西次三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里的昆仑都极肯定地放在肃州；至于小昆仑，则他以为《山海经》所未记，仅见于《博物志》。对于昆仑下的四水，他说河水道：“今水出于积石，当肃州昆仑之南。《海内西经》曰‘出东北隅’，盖其伏流也。”（卷二）用“盖其伏流”一语作掩护，出于积石的河水居然也跟酒泉昆仑发生了关系。赤水呢，他说：“疑即浩亶水也。”（同上）按浩亶水即今大通河，出酒泉南山的东南，这自与《西次三经》所说的赤水方向完全密合。洋水，他说：“《水经注》云：阚骃说：‘汉或为漾。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至氐道，重源显发而为漾水。’据此则即甘肃秦州南之汉水也。《海内西经》云‘出西北隅’，或其潜源欤？”（同上）这又用了“潜源”说把天水、酒泉两地的山川打通了。黑水，他无说。这四条大水，他总算安排了一下，虽则并未熨贴。

毕氏固然没有在《西次三经》提及实际的黑水，而肃州昆仑附近毕竟有条黑水，所以他在《海内西经》里又根据了《括地志》而注黑水。按《括地志》云：

黑水源出伊州伊[吴]（吾）县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绝。三危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四十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

张守节又为加上说明道：

其黑水源在伊州，从伊州东南三千余里至鄯州，鄯州东南四百余里至河州入黄河。……然黄河源从西南下出大昆仑东北隅，东北流，经于阗，入盐泽，即东南潜行入吐谷浑界大积石山。又东北流，至小积石山。又东北





流,来处极远。其黑水当洪水时,合从黄河而行,何得入于南海。……(《史记·夏本纪》)

他称汉武所定的昆仑为“大昆仑”,张骏所定的昆仑为“小昆仑”,称吐谷浑界内的积石为“大积石山”(详见《昆仑和河源的实定》文),今永靖县的积石为“小积石山”,这可说是地理学上的一次名词整理。他以为黑水不能入南海,只能入黄河,也是一个正确的看法。毕沅对他的名词整理虽然不认为满意,而对于他所说的黑水路线则表示容纳,所以他注《海内西经》时即取此说,云:

黑水源在伊州,从伊州东南三千余里至鄯州,鄯州东南四百余里至河州入黄河,……黑水合河入海也。

按唐伊吾故城在今甘肃安西县北,水道经安西而流至敦煌的只有现今的疏勒河,一名布隆吉尔河,古名籍端水,源出玉门县南山,西北流至安西县城北,又西至敦煌县城北,会合南来的党河,潴为哈拉湖。《括地志》这样说,是确指这条河为黑水。可是这条河是由东向西北流的,到了中哈拉湖就停止了。或者李泰从地图上看来,误认它是由哈拉湖向东南流的,又认疏勒河的南端即是大通河的北头,所以《括地志》说从伊吾东南流至鄯州(今青海乐都县),入于湟水,又至河州入黄河。这大通河即是蒋廷锡所说的“雍州黑水”,可惜已被毕沅在《西次三经》里派作赤水了。想不到他到了校注《海内西经》的时候竟又沿用了蒋廷锡之说而把它重定为黑水!它究竟是黑是赤?这问题可不闷死人!

除此之外,酒泉南山可以定为昆仑的条件,它和弱水相近是一个绝大的理由。弱水的最早记载,是《海内西经》说的:“弱水……出(昆仑之虚)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出西南而东北,又西南,即是把昆仑环绕一周,所以《大荒西经》说:“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禹贡》则说:“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淮南·地形》也说:“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王引之以为后人取《禹贡》文增改,见本篇《山海经》章)

从这几条文字看来,可知弱水发源穷石,经过合黎,进入流沙,流成一条圆线。在这几个条件下,给汉朝人寻出了。《汉书·地理志》说:“张掖郡删丹: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合黎是山名,同时也是水名。这个分别,《括地志》说得清楚:“兰门山,一名合黎,一名穷石山,在甘州删丹县西南七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鲜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张掖河,南自吐谷浑界流入甘州张掖县。”(同上)删丹,今甘肃山丹县。穷石山,即祁连山的一部分。山丹河和洪水河都出山丹西南的祁连